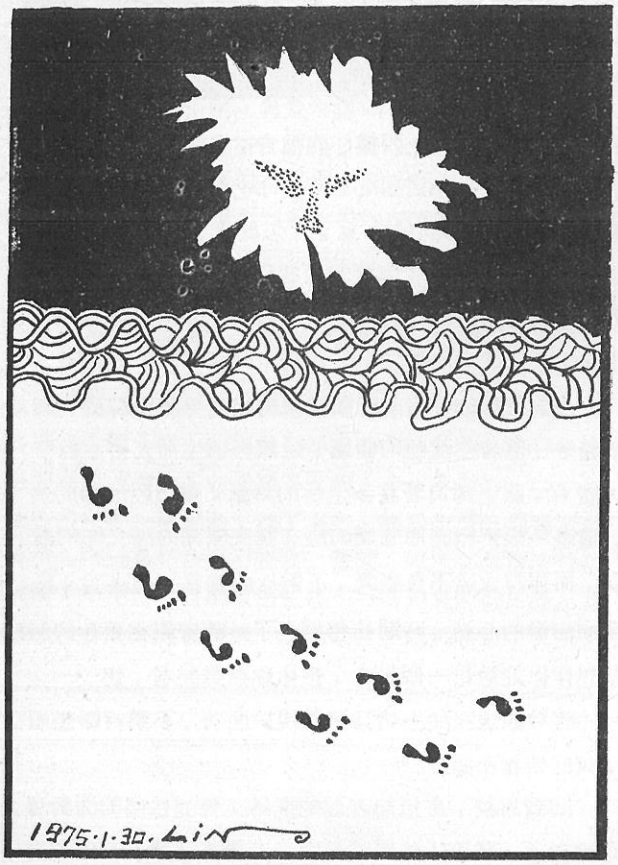
心　語

・杉林・



那是不是也是一種錯誤

三年了，每天總看到他坐在那裏，第一排的中間位置，掛著一張冷酷刻板的面容，聚精會神的聽課，聚精會神的抄筆記。很少看到他笑過，大概有五次吧！那種淺淺的笑容。下課後也很少看到他與別人交往。

坐在後面，我常忍不住想問一問他，在那種生活方式中是否能找到眞正的快樂。知識是帶給他欣喜或者成爲負擔，在這種忙迫的生活中，他內心是孤獨或者充實，如果他生活很充實快樂，爲什麼他這樣缺少笑容。

生活中，除了唸書外，不是還需要一點使生活更美的東西嗎？在生命的回顧裏，那些美的形象和朋友的笑臉會浮現出來，每想到他們，生命就想笑出來，尤其在光明六巷的那段日子，美得就像一幅靈動的圖畫。生命中充滿了那麼多智性的人物，和那麼多的熱情洋溢，威廉詹姆士、赫塞、尼采、梭羅、紀伯倫……，心理分析、精神分析、禪……。我們聚在一起常長談至深夜。因彼此幫著彼此打開了一扇更廣大底世界的門，因急著要去了解人類、關懷人類，而感到彼此的心與心是這樣的接近，青春是這樣的可愛。生命中也充滿了「何妨的生活哲學」——何妨寫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一位朋友或父母，讓他們感動一下；何妨約一位陌生的女孩看場電影；何妨送一束玫瑰花給一位喜愛的女孩；何妨來一個徹夜讀書；何妨去做一件以前不敢去做的事情；何妨下課後，漫步在秋風裏，欣賞一下晚霞滿天的奇景；何妨來個秉燭夜遊……，日子充滿了那麼多的「何妨」，也有那麼多的起伏，那麼多的欣喜，和那麼多的美。

我常想，無論生活是那一種形式，人類所做的一切應圍著追求幸福快樂轉動，知識的追求是必須的，但如果它的重擔阻止一個人與他人溝通，阻止他接近美與快樂，那是不是也是一種錯誤。

給一個朋友

那天，看著你，帶著那樣沈鬱的眼光，說：「我只不過是醫技科的……」聽著這樣黯淡的話，出自你的口中，我的心禁不住的傷痛起來。除了科系的不同外，無論待人處事，在我們這一群中，你表現的不是那樣優異嗎？爲什麼要受這種狹隘的觀念所左右，活得那樣苦。

進了大學，每一個人應該有一份認識，他已是一個獨立的人，或將逐漸的去成爲一個獨立的人。他的舵就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，無論走向光明或黑暗，只有他自己走去。他怎麼能不對著自己滿懷信心。

心　語

在這知識爆炸的時代裏，知識的獲取這樣的容易，對於一個有決心，有毅力的人，無論他是那一個學校、那一個科系，甚至他沒有受正統的學校教育，只要他花費足夠的時間來教育自己，訓練自己，他應該會有很大的成功機會。尤其，醫學是一門浩瀚而極度分工的學問，何必一定要計較他是醫科、牙科、護理科、醫技科，它們都是同樣重要的。爲什麼要那麼傻的去認爲：只有醫科才是最好的。因爲自己不是這種科系，就在自卑、自憐的死角中蹉跎時光。

我們都是年青人，應該有一份年青人的豪氣：只要我肯努力奮鬥，我們做什麼都可以成功的（事實上有很多成功的好榜樣）。我們不必永遠帶著焦渴的眼神，伸出顫微微的雙手，要求著社會：給我吧！給我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。我們應該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一個好環境。

朋友，我們都很清楚，悲觀和消極，都不能對已存在的事實有任何幫助，只有勇敢才能堅定你的信心。只要你勇敢的走向前去，在人生這樣一場馬拉松式的競賽裏，誰又能說，你不能領先另外一段路程。

變奏

上課中，教授插入一個小故事：「我弟弟是高雄醫學院畢業的，在××鎮開了一間婦產科醫院，賺了好多的錢。十年間，醫院擴展爲佔地幾百坪的五層大樓，出門是Benz 的轎車。各位同學只要好好努力，洋房轎車指日可待。」贏得了同學熱烈的掌聲。看著他們一雙雙發亮的眼睛，一張張因激動而躍躍欲試的臉廓，對著這位教授，他忽然感到厭惡起來。常是這種內容：醫生、洋房、汽車。很少聽到，身爲一個知識份子，他對這個時代所應負的責任是什麼，使命又是什麼；或者深入的去探討，爲什麼醫學的本質是神聖的，誘導學生們，能因同情、了解而對病人做最適當的處置，去找到比金錢更可貴的人性光輝。相反的，總是在這一群涉世未深的醫學生之前，拿著洋房、汽車引誘他們去成爲貪婪的商人。畢業後，拼命的想賺錢，甚至不擇手段的賺錢：一個病人腹部稍有問題，爲了急著想開盲腸賺錢，可以把白血球的數目由八千改成兩萬五千，置病人的生死於不顧，只爲了賺取手術費；每個病人都打點滴，游說病人使用高貴藥品，好拿藥商的回扣；……。千方百計的動腦筋，壓榨病人的血汗錢，然後用這些錢來購買洋房、汽車、地產、……等可以向他人誇耀的東西。在其中可聞到欺詐和謊言所散佈的惡臭。

